訂訛類編

余輯平昔見聞作爲訂訛類編一書闢僞糾繆自謂稍有功於後學惜罷官後閒散置身家居貧甚謀食維艱以無力付梓爲恨壬申歲膺聘主粵秀書院復邀老友俞正之(楷)偕行往返舟中三閱月蓬窗促坐相與論古談心篋中攜帶前書更爲繙閱尚有遺漏因再與考訂而續補之得如干條抵家後遂命大兒(定仁)依前類編次分爲上下二卷以成完書學者時寓目焉雖不能厠身大雅而金根輒改遺笑士林庶幾可免聊綴數語於簡端以志吾兩人之嘉惠後學心良苦矣堇浦老人漫識

訂譌類編續補目

卷上

義譌

胍肫

庯峭

閕秩

書東

屚层

折枝

潦倒

調

削柹

絳帕頭

誼義粵趑亮諒字

壘屎㚖㚖𩕊𪉯

四累之上

居者行者

大誥滅等

世俗沿冒之誤

軼

誕

廁

琭

宗尊古通用

略

胏附

稟稾

覓

虱

済

齊斧

冶容

稱

中酒

絕倒

雷門

井田之壞不始于秦

有儺不可借用

錯父不棄市

䨺非唐兒

綠野非閒居事

雁塔題名不專屬登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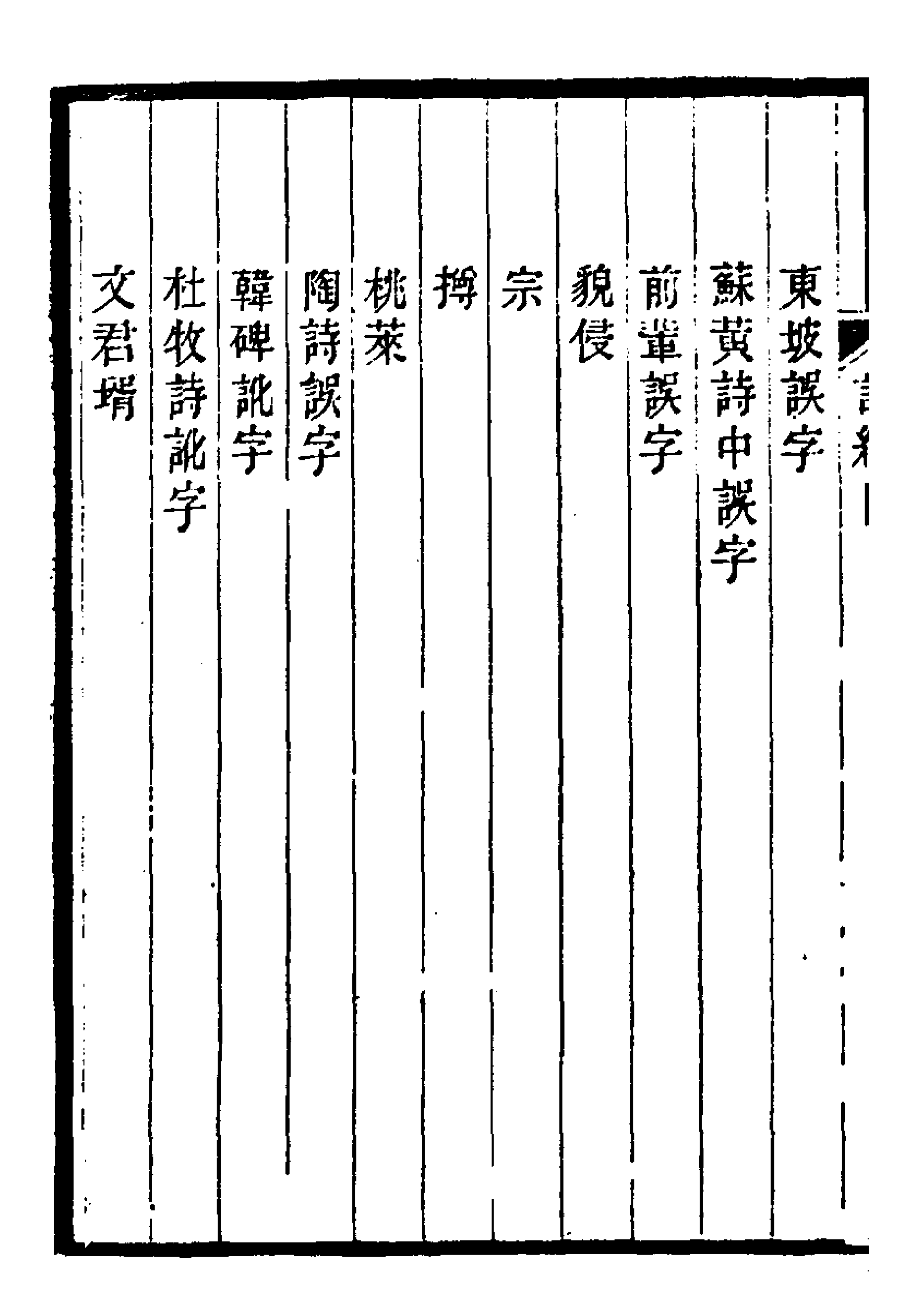
伏羲郎重卦

騎射不始于趙武靈王

宿平康里是鄭台敬事

學奇字是劉棻非劉歆

字訛



敖

摻

撻

咄諾

查

桀

豿

喆

摒擋字誤

譸

儸

麥含金

綡

雯

禍

徠

減

役

吳

昃

犂明

廿

書訛

卷下

孔子無鬚

葉法喜

去胡來王

共和

王亘

百里奚子

嚴光非餘姚人

闞侯生日

董仲深

少游非蘇門墦

陸玩

郝天挺有二

兩李愿

兩蔡邕

兩王肅

人因相類而訛

因子我而誤

庸奴

琴張非子張

蘇黃米蔡非蔡襄

定江南是陳嬰

蘇小小非唐人

武林

金潾

瓊管

汝川

六鼇縣誤

留城

大秦

衚衕

胥母山

崧

牛山

回鴈峰

高里山

勞山

圁水

角子湖

長水

須水

玉關非明妃所經

淮泗並不入江

夏非夏州

丹陽

庚子山賦誤

皇姑子橋

横衝橋

樂府

季札墓

歲時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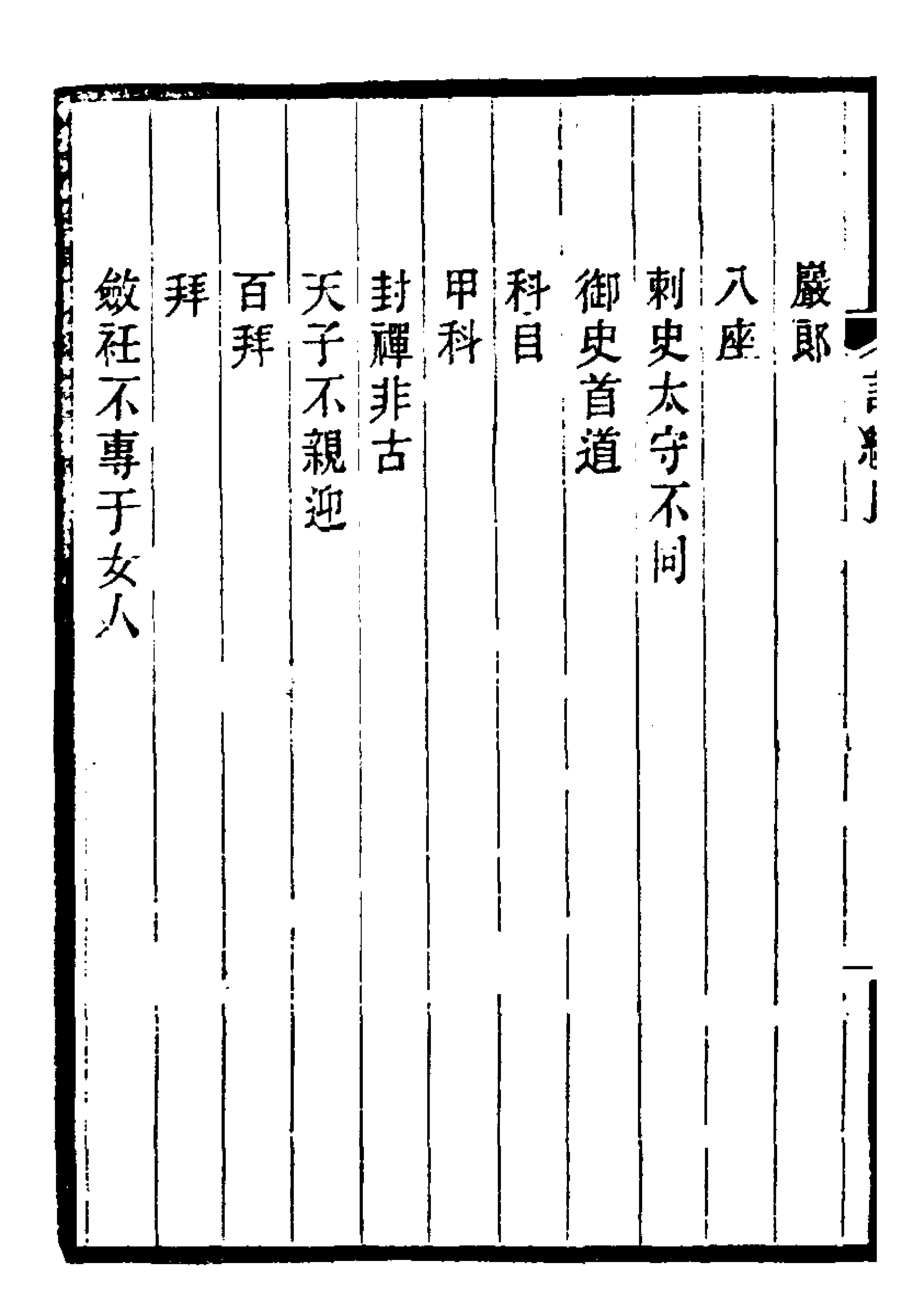
冬住

晚寒

世代訛

梳妝臺非遼蕭后

傳記不攷世代



巖郎

入座

刺史太守不同

御史首道

科目

甲科

封禪非古

天子不親迎

百拜

拜

斂衽不專于女人

革帶

披帛

袒裼

戎服

經

三酉

乳餅

動物訛

鶻鷀

摸魚公

乾鵲

元武

植物訛

竹筍

松

棡木

蠟梅

伎荷

鞠塵

蒖

淡巴菰

榧實

訂譌類編續補目

訂譌類編續補卷上

嘉業堂叢書

仁和　杭世駿　堇浦

義譌

青蒲

以青規地曰青蒲非后妃不得至史丹以勳戚得直入臥內伏青蒲而諫後世諫官動引青蒲可笑

仁祠

七修類稿後漢楚王元英傳遼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顥淸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及綱目以祠爲慈並非

秦人

日知錄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猶今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言故也是矣其言與秦人守者匈奴以轉徙爲業不習守禦凡穿井築城之事非秦人不能爲也大宛傳聞宛城新得秦人知穿井亦謂中國人後漢書鄧訓傳發湟中秦胡袁紹傳許賞賜秦胡秦者中國人胡者胡人猶後人之言蕃漢也

九思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半差兮迷謬愚呂傅舉兮殷周與忌爾專兮郢吳虛此援古賢不肖君臣各二丁謂商宗武丁舉傅說者也注以丁爲當非

不佞

甕牖閒評香潛類稿謂孀眞子錄以不佞爲不才非也乃以爲謙佞之佞亦非也惟誤慶善解論語以佞爲口辯此說極爲得之公孫丑云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而獨遺仲弓者以仲弓無口辯也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答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佞非口辯而何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及其將長蔡也賴佗一言而

卒長衛侯故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則不佞非無口辯而何

頓挫

使事而不知其義未可輕用也頓挫猶言抑揚耳故後漢書孔融贊云音情頓挫是矣一士人謝及第啟云頓挫揚屋比幸塵忝頓挫乃作摧挫解則非抑揚也

獸畜

柳南隨筆麋鹿虎豹馬牛羊狗皆獸屬也而爾雅以麋鹿虎豹歸之釋獸馬牛羊狗歸之釋畜者何歟蓋一育于山林一爲人所養故也今人則物之四足者概以獸目之不復知獸畜之分矣

乖剌

言𩓿勢有不便順謂之乖剌剌音類讀作刺非也東方朔謂吾强乖剌而無當杜欽謂陛下無乖剌之心今俗駡人曰歪剌沿此

胍肞

天香樓偶得胍肞胍音孤肞音都宋景文筆記曰關中人以腹大爲胍肞俗音謂杖頭大者亦曰胍肞後訛爲骨朵朵音端羅反

庯峬

齊魏間以人之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庯峬韻書庯音逋屋上平也集韻庯屋不平也今造屋形勢曲折曰庯峬

俗轉語爲波峭○湘煙錄魏收有庸峭難爲之語人多不解其義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向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取其有曲折之勢耳乃用此事作詩爲謝曰自知伯起（魏收字）難庸峭不及淳于善滑稽

開秩

柳南隨筆古者以十年爲一秩自六十以外便可云開七秩樂天詩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此其證也自七十以外便可云開八秩樂天詩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自注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此其證也自八十以外

便可云開九秩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歷歷行看九秩新此又其證也據此則已滿七十者止可云七秩已滿八十九十者止可云八秩九秩若仍加一開字則失之矣查浦輯聞禮八十有秩故云八秩今人六十七十壽俱用秩字非也

書柬

宦游隨筆書柬名稱古人皆先書某啟然後入事閒有書名於後者必曰某再拜至某執事某門下某侍史之類蓋卽禮所謂卑不敢當尊意若曰執事侍史之人代某誦之使聞云爾古人之書莫不皆然時下多有于某稱下復綴曰我師曰如胞以示尊之親之之意而不知

失體甚矣幷有書某稱於末而次行書某頓首者理尤難通又右軍帖草書羲之頓首四字蓋全柬皆草故隨筆而下亦草書之今人全柬俱楷而獨于頓首二字學右軍草書可笑極矣

屝尼

天祿識餘屝尼音捧直從後相及也答賓戲其餘炎飛景附屝尼其間者吳都賦屝尼鱗接俗不解義妄作隮戩

折枝

孟子古注考爲長者折枝後漢書注折枝若今之案摩也案此見張皓王龔傳論豈同折枝于長者以不爲爲

難乎毛奇齡四書改錯引云劉熙注案摩不爲豈是難能正孟子之解未知所據何本○案趙注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役故不爲耳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本此鄭注禮記內則抑搔曰卽案摩也屈抑枝體調和血脈乃少事長賤事貴之常禮卽導引之法也陸善經直以折草樹枝解之夫折草樹之枝誠易也與長者何涉乎陸筠翼孟以磬折腰肢解之差近

潦倒

七修類稿潦倒乃醞藉也後人以爲不偶誤矣如史云宋武帝擧止行事如劉穆之此非醞藉潦倒士耶又北史崔瞻傳云容止醞藉者爲潦倒生可見矣

調

日知錄袁盎傳調爲隴西都尉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張釋之傳十年不得調）如淳訓爲選未盡

削柹

顏氏家訓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柹此是削札牘之柹耳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爲削王褒僮約曰書削伐牘蘇竟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學士解云是屏障之名妄矣此是風角占候耳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

絳帕頭

老學庵筆記孫策傳張津嘗著絳帕頭帕頭者猶今言幞頭也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爲失之東坡云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誤尤甚

誼義粤越亮諒字

讀書質疑誼乃古義字漢書賈誼亦作賈義今人以義爲道義文義字以誼爲氣誼字粤乃古越字或作發語聲或作國名或訓踰今人專以越爲吳越以粤爲百粤及發語聲而踰越字無作粤者亮即諒字孟子君子不亮惡乎執注云與諒同今人鑒亮字無作諒者揣諒字無作亮者又專以諒訓信凡此皆沿襲之謬

墨杘𠏐𠏐䅣䙠

墨杘音眉癡呆貌今俗見人無所可否而多笑顏者曰乜乜癡癡意亦相似𠏐𠏐音列挈胸次不平貌今俗作劣蹶䅣䙠衣厚貌一云不曉事非也今俗見人衣服麤重者曰䄡䄜此即䅣䙠之訛耳

四累之上

天香樓偶得呂覽順說篇惠盎說荆王論勇力之說凡四更端故云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高氏訓解以四累為卿大夫士民四等君處其上故曰四累之上何

巽盲人說夢

居者行者

呂覽知接篇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仲引齊鄙人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薶蓋謂人之居止者凡物皆不當載負人之行徙者凡物皆不當薶藏高氏訓解以居爲居職行爲卽世甚謬至下文云今臣將有遠行然後以遠行喻死耳

大誥減等

客下問集元世祖笞杖之刑旣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止杖九十七明洪武初以大誥頒行天下令官民人等有此一本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此者每加一等今之斷獄者不知其原凡案牘皆曰大誥

減等失其旨矣

世俗沿冒之誤

讀書質疑魏善伯云今人以文字就質于人稱曰正之忽念政者正也改稱曰政又念政者必須删削乃曰削政又念斧斤所以削也轉曰斧政又念善斧斤者莫若郢人易曰郢政且或單稱曰郢而最奇者以爲孔子筆削春秋而春秋絕筆于獲麟遂曰麟郢愈文而愈不通令人絕倒今俗人作古文地名官名之屬務稱古號以爲新别而復多錯謬否則杜撰牽合如稱給事爲給諫狀元爲殿撰三公三孤保其一也而通曰宮保牽强支離竟不成語著於文章之內眞所謂金甌玉琖盛狗矢

也又如日居月諸居諸乃語詞而稱日月爲居諸刑于寡妻友于兄弟于乃語詞而曰刑于友于司馬遷諸葛亮司馬長卿而曰馬遷馬卿葛亮則古人已先不通時俗又何足怪乎鄙背之遠不能不望于君子

軼

字彙楊用修曰軼與轍通陳晦伯正之曰國策聶政姊嫈曰軼賁育高成荆注車相過也史記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索隱曰散軼也安得爲轍乎

誕

詩生民章上文言載生載育故下文言誕彌厥月誕訓大非訓生育也今人生辰直謂誕辰慶生直謂慶誕是

謂大辰與慶大矣

廁

揮麈新談字書居高臨垂邊曰廁則知漢武帝據廁以見衛青非溷廁明矣蓋近代字學不明故往往以一義注釋古書而不知一字有數義存焉安可以一義該之

瑕

天祿識餘詩瀡臻于衛不瑕有害朱子注云瑕何古音相近通用不知瑕卽瑕瑜之瑕言縱曰不瑕亦有害矣今言不何有害文義欠順當倒轉云何不有害義始稱通又周頌假以溢我舊注假大也溢盈也朱注以假爲何以溢爲恤夫瑕旣爲何矣假又爲何古人胡爲謬寫

如此依舊注假大溢盈於義爲順即不依舊注亦當云假令有以盈溢于我我當收其溢而不使放失也奚必轉其字而謂之何以恤我也

宗尊古通用

丹鉛總錄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鄭玄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稱祖矣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王肅駁之曰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當言宗祀也宗者尊也王肅之言可證鄭玄之謬而宗者尊也四字有根據愼按宗與尊古字通用左傳召伯宗公

羊作召伯尊古帝尊盧氏亦作宗盧字可以爲證

略

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注聚土爲封曰略經爲巡行略爲邊界卽聚土爲封之略孟子所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是也後世不知略之爲聚土陸詞黃公紹謂巡行爲略失之遠矣巡行可以解經字而不可以解略字經略之云猶云防邊也猶云出塞也二字相聯爲義若以略爲巡行則謂邊云防禦謂塞爲征行可乎略也邊也塞也皆實字也邊塞字易明人皆知之略字義少隱故解者不以爲實字而虛之轉解轉謬矣再考左傳中凡言略者皆謂聚土爲封也如云侵

敗王略又曰與之武公之略又曰吾將略地焉又曰略塞垣其義皆同偽書云嵎夷既略謂立邊防以界嵎夷正天子經略之事也孔穎達不識略字本義以爲俗稱忽略簡略之略乃注云用功少曰略何其俗而且陋謬而可笑哉孟子曰此其大略也略字本喻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亦猶莊子所謂道無封爲是而有畛也郭象注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妙得莊旨○史記張耳傳略地謂取其地而立我封疆也唐蒙傳略通夜郎謂通夜郎之略也古文簡奧如此或曰兵法有黃公三略何義也曰略與韜對韜弓衣也義取藏器略封畛也義取固守決非簡略之略也若依集韻謬解則三

略之名又將曰略書名矣用此以證略之爲字愈益明
趙充國傳圖上方略圖畫本也方鄉道也略邊界也注
謂方略爲計策亦謬王右軍帖王略始及舊都

胏附

饔牖閒評史記漢書胏附二字亦有作胏附者古人多
假借用字蓋喻親族猶人之有胏附常相依者也注家
不能深攷其義乃妄爲解釋遂有肝胏相附之說余謂
作附處下當云附讀與腑同而徐廣注史記郤于腑字
下音爲附字殊非作史者之意耳

稾稾

班馬字類上聲稾字下從禾又有稾字下從示于從禾

稟字下云史記禮書不稟京師于從示禀字下云漢書西域傳須諸國稟食余疑不稟京師當從示作禀字須諸國禀食卻當從禾作稟恐是其錯誤也

寬

今人作寬字于見字旁須著安一小點蓋寬字從萈音胡官切乃桓字白羊是也能宀其山羊惟寬爲可故寬字從宀從萈若妄作覔字乃是菜名非寬字之義也

虱

西谿叢話韓退之瀧吏詩云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否得無風其閒不武亦不文作義飾其躬巧姦敗羣倫古本風作虱字或引阮嗣宗虱處褌中爲解非也按秦公

孫鞅書靳命篇云國以功受官予爵則治省言寡以六虱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政也此言十二乃止九條杜牧之云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强曰彼仁義虱官也可以置之此昌黎之意也

濟

天祿識餘王吉曰延及儒生述舊禮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濟今俗本作躋非吉本傳亦作濟顔氏注域界也若是躋字合注登陟之義域平衍之區非有

崇高之意何取于登陟舒子史纂曰未濟則民在天橫之鄉既濟則民履仁壽之域濟字義爲長

齊斧

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以爲與賓斧同張晏公以整齊天下故云齊斧應劭云齊利也俱未安虞喜志林齊側階切凡師出齋戒入廟受斧故云齊斧

冶容

天祿識餘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從冰女之豔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曰冶容按易冶容誨淫冶陶冶蓋修飾之意未必如此解

稱

天香樓偶得杜預曰衣單複具曰稱謂一單衣一複衣複猶今俗言夾也稱字讀作去聲又禮喪大記云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小歛大歛君夫人士各有稱數今俗始死取斂衣往橋上用稱稱之蓋因誤解稱字之義耳

中酒

日知錄樊噲傳項羽既饗軍中酒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晉靈公發酒于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戰國策楚王觴張儀中飲再拜而請凡事之半曰中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中置謂饋之半也上云饋之始至下云饋之畢史記河渠書中作而覺謂工之半也呂氏春秋中關音彎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中酒猶今人言半席師古解以不醉不醒故謂之中失之矣司馬相如

傳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

絕倒

賓退錄晉瑯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今流俗謂大笑爲絕倒非也

雷門

毋持布鼓過雷門漢王尊語師古注謂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爲鼓故無聲曾文清詩敗鼓無聲强自撾不堪持過阿香家似用王語點化而誤以雷門爲雷霆之雷洪文敏續筆謂城門名用一字者爲雅馴歷舉左氏公羊諸

書所載亦獨遺此

三殤

仇池筆記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所謂五臣者眞俚儒荒陋者也詠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三殤言秦無道戮及幼稚而注乃引苛政猛于虎吾父吾夫吾子皆死謂父謂夫爲殤此類甚謬

事訛

戲馬臺

甕牖閒評東坡作徐州戲馬臺詩云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若據后山詩話所載臺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焉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宮名

以白鶴此廣陵戲馬臺非𢆯徐州戲馬臺也正猶潘岳作西征賦以陝之曲沃爲成師所居不知成師所居乃晉之曲沃耳豈不爲錯誤耶

峽山寺

東坡作英州峽山寺詩所載孫恰化猿事乃端州峽山寺非英州峽山寺也

孫汝權

聽雨增記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權嗾之孝宗雖不聽而史氏子姓怨兩人刺骨遂作荆釵記以玉蓮爲十朋妻而汝權有奪配事其實不根之謗也

楊莊爲雄

讀書質疑爲相如者狗監楊得意揚雄答劉歆書曰雄始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遂以此得外見乃知爲雄者乃楊莊文似相如乃成帝之言非莊爲雄之言也詩家多誤用

楊雄非莽大夫

楊子雲古以比孟荀紫陽者通鑑綱目書曰莽大夫楊雄死誅其仕莽美新也不知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年以五十二合四十餘計九十餘歲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

音奇其文音麗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然則謂雄尙及仕莽者非也又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成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尙遠劇秦美新文或云谷子雲所作考之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則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事莽則四世矣由是知雄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紫陽或未詳考也

嚴震直

世演搜山打車諸劇爲嚴震直搜獲建文君咸程濟言

釋而自剄者人多不察而信之鄭曉遜國名臣記嚴震直奉使安南至滇見建文君悲愴吞金而死永樂本紀甲辰尙書嚴震直王鈍府尹薛正言等巡視山東山西諸省嚴震直列傳命以故官巡視山西至澤州病卒紀載照野史固非實錄而傳奇尤失之誣矣

退之事誤

孔毅夫雜說稱退之晚年服金石藥致死引香山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爲證呂汲公辨之云衛中立字退之餌金石求不死反死中立與香山交好非韓退之也韓公之痛詆金石已見李虛中諸人墓志矣豈有身反服之之理

牛耕始于叔均

丹鉛總錄因學紀聞論牛耕不始于趙過引冉耕字伯牛是也但未有明證按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王伯厚豈亦未考及此耶

鬻爵之始

堅瓠集事物紀原鬻爵始于漢文帝受晁錯言令人入粟與官及援武帝靈帝事殊不知秦始皇時飛蝗蔽天詔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蓋在漢文之前此鬻爵之始

井田之壞不始于秦

天祿識餘世儒罪秦廢井田不知井田之廢始于管仲

作內政巳漸壞矣至秦乃盡壞耳元陳孚題管仲井詩云畫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樂散寒煙平生一句橫汙水不信東溟浪沃天可謂闢幽之論

有慚不可借用

甕牖閒評紹興初省闈試兼聽盡天下之美賦魁卷第六韻云三千同德誰云大武之有慚四七合謀孰謂中興之未盡美則美矣惜有慚二字乃成湯非武王也仝傳季札觀周樂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札言蓋本仲虺之誥得來有慚二字豈可借用

錯父不棄市

鼂錯誅死洪景盧作容齋隨筆謂其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然本傳載錯父聞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遂從潁川來飲藥而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則錯父初不曾棄市也洪說誤矣

舞非唐兒

漢書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立爲長沙定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注云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蘇東坡作

趙伯成母生日致語口號斷句云願得唐兒舞一曲莫嫌國小向長沙舞者乃長沙王發非唐兒東坡錯誤也

綠野非閑居事

鼠璞閒居用綠野乃裴度于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雖野服蕭散不問事時尙向保釐留臺非閑居事也宮觀用蓮社乃白居易致仕與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土號白蓮社是致仕後事

鴈塔題名不專屬登第

唐鴈塔題名石刻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唐進士特于曲江宴賞之暇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唐例于浙江觀潮天竺燒香耳若泛以鴈塔題

名爲登第慶賀之詞則觀湖燒香亦可專言穹廬之來使乎

伏羲卽重卦

讀書質疑王輔嗣謂伏羲畫卦卽重卦爲六十四是已若鄭康成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又以爲文王重卦何說之謬哉使伏羲止畫八卦則必筮者止揲三爻而後可必伏羲時未生蓍制筮而後可然天錫禹洪範九疇七稽疑占用二曰貞曰悔蓋兼內外卦也則非禹重卦可知矣而又何俟文王哉夫子云聖人作易幽贊生蓍言伏羲也況虞書枚卜功臣龜筮協從則筮之從來舊矣筮必兼六爻備貞悔孰謂重卦非

由伏羲哉

騎射不始于趙武靈王

日知錄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董氏曰作來朝趣馬顧野王曰走者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于戎翟其習尙有相同者程大昌雍錄曰古皆乘車今日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爲騎蓋避翟之遽不暇駕車然則騎射之法不始于趙武靈王

宿平康里是鄭合敬事

賓退錄唐僖宗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沆下進士三十人鄭合敬第一唐摭言載其宿平康里詩云春來無處不閑行楚閏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注云楚娘閏娘妓之尤者韻語陽秋謂爲鄭谷

作誤矣

學奇字是劉棻非劉歆

漢書揚雄傳云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韓文公題張十六所居詩云端來問奇字爲我講聲形然傳但云學作奇字不言問奇字後來相承而用蓋又以韓詩爲本傳又云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與前學作奇字凡隔數十字了不相涉而近世文人多云載酒問字載酒問奇字之類不知何所本也藝文志云蕭何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

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則古文而異者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云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與顏注合其後晉衛巨山四體書勢元魏江式論書表皆同然則奇字者與科斗文字略相似而異于小篆六書之一體耳今人才見書籍中難字便謂之奇字非也容齋三筆摘周禮中字如搫磬甗鱻之類凡數十爲一則題曰周禮奇字且云前賢以爲此書出于劉歆歆嘗從揚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蓋亦失于詳考學作奇字者歆之子棻亦非歆也

字訛

毋丘

讀書質疑貫丘氏即毋丘索隱云毋音貫作巫牡二音者俱非貫丘古國名衛之邑漢有毋丘興魏有毋丘儉皆同俗今分爲二姓曰毋曰丘而以毋爲父母之母今有毋儀者爲縣令不惟人不知而毋氏子孫亦不知也

苻

丹鉛總錄晉苻堅以應圖讖文改姓其字從草不從竹今多書作符非也苻音蒲其音亦別又左傳萑苻之澤杜預注苻亦音蒲

鍾繇

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也今多以繇

音由非晉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卿遙遙不至蓋舉其父諱以嘲之此可證矣

霄雪

甕牖閒評爾雅釋天冰雪雜下曰霄雪俗謂探聽音信曰消雪非宜作此

肖

日知錄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茲甚義同徐廣注以爲痟者非

瘠

國亡捐瘠者瘠古胔字謂死而不葬者也晏敬傳徒見羸胔者老弱史記作瘠漢書彭城靖王恭傳毀胔過禮

大戴禮嬴醜以齒皆是痟字則此痟乃齒字之誤當從孟康之說蘇林音賾是

壯月

山東人刻趙氏金石錄李易安後序紹興二年玄黓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于爾雅八月爲壯月而改爲牡丹凡萬厤以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

別字

後漢書儒林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爲此字而誤爲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

鯀

于定國傳贊哀鰥哲獄毛詩禮記凡鰥寡之鰥皆作矜此亦矜之誤哲則折之誤也師古以傳中有哀鰥寡語遂以釋此文而以哲爲明哲之哲

誤字

史書之文中有誤字要當旁證以求其是不必曲爲之說如此傳解嘲篇中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固乃同之誤東方朔割名于細君名乃炙之誤有文選可證而必欲訓之爲固固爲名此小顏之癖也顏氏家訓云穀梁傳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僖元年）有姜仲岳讀刀爲力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服此傳刻割名之解

得無類之

楊

通鑑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注云將使之定揚州非也楊者隋姓下條云劉武周爲定楊天子郭子和爲平楊天子猶言定隋平隋爾楊字從木

東坡誤字

龔牖閒評蘇東坡任翰林院學士日作除范純仁右僕射制云得臣奉已而不在民若以左氏傳攷之乃爲呂臣非楚得臣也又作呂公著除司空制云仁莫大于求舊書人惟求舊恐非仁字殆傳寫之誤耳

蘇黃詩中誤字

東坡詩云關右玉酥黃似酒碑本乃作土酥土字是也況末句又云明朝積玉高三尺無用兩玉字之理則是土字無疑

黃太史謝張寬夫送櫻栮頌云張子羞我助貧餐下句云桑鵞椿雞不足云余疑乃飧字蓋傳寫之誤字書云熟食曰飧以飧字叶故也

前輩誤字

前輩作字亦有錯誤處初不是假借也米元章帖寫無耕作無好東坡帖寫墨仙作默仙周字先帖寫修園作脩園以至王荊公作詩其間有千竿玉三字卻寫作千岸玉恐皆是其筆誤耳

貌侵

酉陽雜俎今人謂醜爲貌寢誤矣魏志劉表以王粲貌侵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之注云侵不足也

宗

禮記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注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釋文幽宗雩宗並依注讀爲禜禜敬反

擐

顏氏家訓禮王制云贏股肱鄭注云謂擐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擐甲之擐國子博士元該云擐當作擐音宣擐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

桃棶

後漢書馮衍遺田邑書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詞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章懷太子注案謝息得桃邑萊山故言無桃萊之利也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輒改萊爲棗衍集又作桼展轉乖僻矣洪邁謝入館啟桃萊難悟桺丣本同

陶詩誤字

嬾眞子世所傳五柳集數本不同遊斜川詩開歲倏五十非也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日宜以爲正

韓碑訛字

六一題跋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校之皆同惟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爲蜿蜿虵虵小異當以碑爲正

杜牧詩訛字

芥隱筆記杜牧之詩老翁四百牙爪利擲火萬里精神高蓋用天蓬咒舌蒼䅘齒四目老翁而今本誤以目爲百耳擲火萬里亦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衡語

文君壻

聞見後錄東坡爲董毅夫作長短句文君壻知否笑君卑辱奇語也文君壻猶虞姬壻云今刻本者不知有自改文君細知否可笑耳○古今詩話韋蟾左丞至長樂

驛見李瑒給事題名因書其側云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壻書字纔能記姓名

術有序

日知錄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按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周禮遂人之職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又按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徑小溝也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

術音遂此古術遂二字通用之證陳可大集說改術爲州非也

駕

爾雅舒鴈鵞注今江東呼鳴鵝卽駕鵝字古加字讀如哥詩君子偕老之珈東山之嘉並與何爲韻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駕鳥郭璞云未詳或云當作駕鵞其從馬者傳寫之誤爾漢書古今人表榮駕鵝師古曰駕音加今本亦誤作駕今左傳本亦多作駕猶詩乘乘鴇之誤作駂也

勘書

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鉏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作佩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作利失之遠矣

梁簡文帝長安道詩金椎抵長樂複道向宜春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于此三輔決錄長安十二門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爲往來之徑水經注同今誤作金槌而又改爲椎輪唐閻朝隱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還將公主貴嫁與傉檀王是用晉書載記河西王禿髮傉檀今誤作耨檀而又改爲耨耨比于金根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莊子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一本作所師蓋魏晉以後寫書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訛石也

說文長箋誤字

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曰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說

文穀埶二字兩引之而一作阨者古隘阨二字通用也箋乃云未詳何出野下引左傳身橫九野不知其當爲九畝又穀梁傳之文而非左氏也

枝　厤

顏氏家訓太山羊績亦稱問學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以枝爲杖筴之杖世本容成造厤以厤爲碓磨之磨談說製文援引古今必須眼學勿信耳受

葉

冷齋夜話溫公謂魏野詩燒葉鑪中無宿火俗改葉爲藥誤矣

智永千文

妮古錄智永禪師寫眞字千文八百本每了人爭取之但是律召調陽卽其眞本石本是內降貞觀年中刻俗本稱律呂調陽誤也

千字文訛字重字

沉毅齋志融云勑員外散騎侍郎今本俱作梁員外楊文公云唐始用勑六朝時命令未加勑字且謂梁犿爲勑當由草書筆畫轉移之訛董廣川亦主是說愚意梁與勑草法大不類考漢華山廟碑勑監都水掾楊著碑詔書留勑則漢時已用勑字何疑于梁按周興嗣本傳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勑興嗣與陸倕製碑此則當時勑字明證也智永懷素俱從勑今仍之又文慕貞

潔執扇圖潔潔字重今貞潔漫作契漢梁休碑秉忠蹈契范鎭碑契擬季文洪氏隸釋云契與潔通因稍異其體以别之工顰妍笑世多作嚬廣韻注云嚬笑也顰眉蹙也笑嚬義複漫從顰

七修類稿千字文重字女慕貞潔與紈扇圓潔同潔字吳枋野乘云宜改造清貞子意清字亦有夙興溫凊矣不若改爲貞烈人以爲華亭張東海看出非也布射遼丸之遼當作僚蓋宜僚非此遼也並皆佳妙從上文對讀來當作並佳皆妙庶幾文理方通

魁梧

書傳正誤漢書張良傳贊魁梧奇偉蘇林梧音悟顏師

古注可驚悟也或讀吾非

棃號五臟刀斧之訛

湘山野錄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鎭豫章一日遊西山因聞茅屋老叟教數村童公觴于其廬連食數棃賓僚有曰棃號五臟刀斧不宜多食叟曰鶡冠子云五臟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棃也蓋離別戕伐胸懷甚若刀斧遂就架取小冊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

純

陳祥道禮書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釋曰純實緇字考之于史曰錦繡干純又曰文繡于純則純兩端也周禮所謂純帛乃匹帛也鄭改以爲緇誤

矣匹帛無過五兩則庶人不必五兩大夫士不得過焉非謂庶人用緇大夫用玄纁也先王之制婚禮其用財不過如此則婦之所飾可知矣以爲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而不在財也是以梁鴻鄙孟光之綺繡袁隗却馬倫之囊裝後世之俗有以金帛相高蓋不知此

敖

天香樓偶得敖平聲說文云出遊也傲去聲說文云倨也尙書益稷篇傲虐是作傳云傲戲而爲虐謂之傲虐是借傲作敖音五羔反至孟子般樂怠敖趙注云怠惰遨遊本義自明朱注敖音傲是以平聲之敖讀作去聲

之傲而義仍訓偷安不訓倨慢失之矣蓋敖遊敖字不當以去聲讀也

摻

日知錄禰衡爲鼓吏作漁陽摻摻乃操字操下按後漢書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躡而前注引文士傳作漁陽參撾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注云參音七紺反乃曲奏之名後人添手作摻後周庾信詩玉階風轉急長城雪應闇新綬始欲縫細錦行須參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摻隋煬帝詩今夜長城下雲昏月應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成摻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摻黃日蕭條白日暗正音七紺反今以爲操字而又倒其

文不知漢人書摻固有借作摻者而非此也摻七紺反音慘

揵

西谿叢話南唐世家號揵馬牌按南唐史亦作揵字舉世以爲揵字非也說文揵字從建音䊵偃切馬行不利也考工記云䊵日馳騁左不揵是也

咄諾

劉羲叟云咄嗟而辦當作咄諾而辦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云咄左右必諾

查

丹鉛總錄說文查浮木也今作槎非槎音詫邪斫也國語山不槎櫱是也今世混用莫知其非略證數條于此

王子年拾遺記堯時巨查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一曰挂星查道藏歌詩扶桑不爲查王勃詩遲路擁崩查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猶對仙家坐菊之賓尙臨淸賞駱賓王有浮查詩劉道友有浮查硯賦水經注臨海江邊有查浦字並作查至唐人猶然任希古詩泛查分寫漢孟浩然詩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鯿又云風土無縞紵鄉味有查頭又云橋崩臥查擁路險垂藤接皆用正字不從俗體此公匪惟詩律妙字學亦超矣杜工部詩查上覓張騫又滄海有靈查惟七言絕空愛槎頭縮項鯿七言律奉使虛乘八月槎古體近體不應用字頓殊蓋七言絕與律乃俗夫競玩遂肆筆妄改古

體則視爲洽局俗目不擊幸存舊文耳

榮

榮音與融同楚越齊魯其音皆同也按淮南子云聖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之知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以榮與窮叶越絕書云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以榮與終叶古韻已如此後世入庚字韻蓋誤以榮爲榮也

夠

廣雅云夠多也音遘今人謂多爲夠少曰不夠是也文選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五臣注誤音作平聲不知夠究本文自協韻也

菩

儲光羲京口題崇上人山亭詩叫叫海鴻聲軒軒江燕翼寄言淸淨者閭閻徒自鍩按字書鍩畢裴切乍別音其音與翼韻不叶或是菩字菩唐韻音蒲北反草也言閭閻民窮惟白草而已

摒擋字誤

讀書質疑摒擋二字俗訓收拾晉已有此語按世說長豫與丞相語常以謹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當爲曹夫人併當箱篋今作宋詩者喜用此二字多作摒擋要當以併當爲是

壽

顏師古糾繆正俗或問曰年壽之字北人讀作受音南人則作授音何者爲是曰兩音皆通詩云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此即音受嵇康詩云頤神養壽散髮巖岫此則音授今或皆讀如授則失之矣

雥

雥祖合切音雜羣鳥也元趙古則以雥爲集楊升庵云非也按隋許善心神雀頌曰景福氤氳嘉貺雥集可砭趙氏之謬雥之與集猶氤之與氳以雥即爲集謂氤即是氳可乎

麥含金

梁鴻傳載鴻詩二首麥含含兮方秀刻本皆如此藝文

類聚引之作奓合金爲是金與含相似而衍爲二字也

此當表出之

綡

蒲城王孝齋名綡謁選縣令唱名讀如粱王不應唱至

再三王趣進曰知縣名讀加京而呼作粱未敢應耳吏

部哄然曰汝進士出身即已名尚未識耶綡爲繫冠之

繩古謂之幘綡故字書止有粱音汝乃以偏傍讀之謬

矣

⿱雨天

甕牖閒評⿱雨天字從天從雲省故易曰雲上于天⿱雨天⿱雨天字

不從而也今人作需字乃從而蓋篆文天字與而字相

類後之作字者失於較量各從其便書字其誤甚矣五經文字云需音須遇兩而不進從而非也

禍

漢書鼂錯傳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今諸本皆作禍字余謂此禍字當是過字蓋前云此不習勒卒之過也此二過字皆同必無別用禍字之理

徠

往來二字一體也安有往字從彳而來字不從彳者彳行字之省文耳來字若不從彳乃是來牟之來雖曰來字非往來之來也漢書云氐羌徠服又云天馬徠從西極用此徠字極是夫古人制字未嘗無義皆爲後世所

更變遂不容稽攷非古人之過也

減

今人作添減字添字從氵是也而減字從冫冫乃是冰字于減字有何意義其謬誤有如此者蘇東坡書皇太后閣春帖子云宮中侍女減珠翠作減字方爲得體

役

役字古或從亻五經文字言之甚詳米元章蓋知之矣故其帖文陋邦幸得君子與游天朖款而行役相仍作此役字是也又字說云戍則操戈役則執殳余謂此役字不必從亻止作役字

吳

筆談辨吳字本從口從矢非從天也非從夭𠬆是然從矢者亦非也葢吳字從口從矢矢即大字其義與吳同皆訓大聲故從口從大吳字正不當從口天前輩論之甚詳蔡君謨有美堂記云以資富貴之娛娛字卻寫作娱字非也

景

蔡君謨寫東閣記景字頭上從口洪景盧自書其表德景字頭上亦從口均誤也獨不見漢書音義解景字云日居于頭上京在其下故爲景耶

犁明

七修類稿徐廣曰犁猶比也比至天明也諸言犁明者

將明時也呂靜曰犁結也程大昌曰諸犁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襍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襍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矣予以惟程說最是但犁黎字考之韻會等書古不通用惟黎黧通用蓋犁耕也田器也恐此犁字誤刻

廿

天祿識餘顏之推稽聖賦魏嫗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廿音入說文二十幷也俗音念者誤又三十幷爲卅音撒四十幷爲卌音錫始皇禪梁父刻石詞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飾廿有六年初幷天下

罔不賓服乃以三句為韻四字為句而今史記刻本皆作二十有六年一字改作二二字非也

八采

齊文帝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人不過一二首惟盧思道十首采擇八首故時人稱為八采元微之酬樂天云八采詩成未伏盧是也後訛采為米黃山谷詩尊前八米句窗下十年書徐師川詩字直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繼盧郎皆非也

潢

升庵外集唐六典有裝潢匠注潢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製牋法猶有潢漿之說人多不解作平聲

讀又別為裴𣍐其謬甚矣

舟旋

查浦輯聞磬折舟旋今誤舟為周

琴暉

琴暉論自古暉十有三其一象閏蓋用螺蚌為之近代用金玉瑟瑟水晶等寶未聞有絃繩之義所以示其明瑩以節奢縱而已俗傳暉作徽墨之徽誤矣

句訛

干湖

丹鉛總錄王敦屯干湖帝至干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木文干湖今之歷陽也帝至干湖為一句陰察營壘

爲一句溫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耒作于湖曲以正之

百姓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以知尙書所稱百姓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

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爲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于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今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爲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乃協爻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祭禮制如

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爲也至周人尙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脩己安人又曰脩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姓耳堯典百姓昭明以百姓爲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尙書古注安國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所授蔡氏生千年之後何據而變之耶

禮經訛句

雲麓漫抄禮記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夫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弱在禮則

當冠矣三十始壯在禮有室矣四十曰强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指使矣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並作一句點誤矣

信

天祿識餘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使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黃語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使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曰具凡云信者皆謂使者也今遂以遣書餽物爲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

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世俗讀往得其書信爲一句遂不取答爲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云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挂空二詩尤可證

結

丹鉛總錄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頸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斷句結音髻義亦同西漢書髻皆作結文公正用此今多作結喉誤矣且中作楚語成何文理

玉谿詩句誤

李義山題白石蓮花寄楚公詩原本云白石蓮花誰所共六時長捧佛前鐙空庭積蘚饒霜露時夢西山老病

僧大海龍宮無限地諸天鴈塔幾多層漫誇鷲子眞羅漢不會牛車是上乘程夢星雙以爲七絶恐未必然騤按此詩必七律第二聯不對者或當時繕寫誤以結聯置于領聯耳且題詩而寄某人則寄人意必于結處見之豈有領聯卽見者耶故愚定爲白石蓮花誰所共六時長捧佛前鐙漫誇鷲子眞羅漢不會牛車是上乘大海龍宮無限地諸天鴈塔幾多層空庭積蘚饒霜露時夢西山老病僧以結聯與領聯對換則體備而意順前人未論及此特爲拈出

書訛

刀劍錄之訛

天香樓偶得南史宋後廢帝紀元嶶五年七月七夕帝令楊玉夫伺織女度報已因與內人穿鍼訖醉卧仁壽殿東阿氈幄中玉夫取千牛刀殺之而陶弘景刀劍錄乃云順帝準于昇明元年掘得一刀銘曰帝血光照一室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候織女玉候女不得懼死用以弒帝果如銘蓋誤以後廢帝爲順帝以楊玉夫爲楊玉也順帝于元嶶五年七月卽位卽改是年爲昇明元年至三年四月始禪於齊亦無二年七月遇弒之事楊玉夫弒後廢帝本係蕭道成指使非關候織女且史云伺織女度報已或限以報明時刻而已乃云候女不得懼死尤屬荒怪

晉獻帝

日知錄晉獻帝醉庾侍中命扶之下按晉書庾嚨父傳爲孝武帝所親愛侍飲大醉拜不能起帝顧曰扶庾侍中嚨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傳首明有孝武帝字引書者未曾全讀但見中間有貢獻之獻適與帝字相接遂以爲獻帝而不悟晉之無獻帝也

田完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此太史公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爲田耳

崇嘉

秦王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本義下輒加恬字非也按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爲先言于秦王非蒙恬蒙亦非名傳文脫一嘉字

褒姒

詩白華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字當作姓此康成之誤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乃是曲爲之解耳

鐵氏二女詩

列朝詩集遜國諸書載鐵氏二女詩謂鐵司馬鉉義二女沒入教坊獻詩于原問官上聞得赦出嫁士人考鐵長女詩乃吳人范昌期題老妓卷作也詩云敎坊落籍

洗鉛華一片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空有恨故園歸去卻無家雲鬟半嚲臨青鏡雨淚頻彈溼絳紗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爲賦琵琶昌期字鳴鳳詩見張士瀹國朝文纂同時杜瓊用嘉亦有次韻詩題曰無題則其非鐵氏作明矣次女詩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其論尤爲不倫宗正睦㮮論革除事謂建文流落西南諸詩皆好事僞作則鐵女之詩可知革除問事野史所載大半僞謬本朝閨閣詩出好事假託者居多如章綸母金節母詩誰云妾無夫二篇高季迪詩也陳少卿妻野雞毛羽好一篇釋道原樂府也甄節婦泉流不歸山長歌羅一峯詩也今盡削之

注疏中引書之誤

日知錄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峐（疏峐當作岵）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毛傳引之互相反鄭康成箋詩采蘩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裼誤作禮記皇矣引左傳鄭公子突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晉士會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誤合爲一事注周禮大司徒引左傳成二年先王疆理諸侯誤作吾子疆理天下引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誤作土地射人引射義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誤作樂記縣士引左傳韓襄爲公族大夫誤作韓須注禮記月令引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誤作九月引詩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誤作

受福無疆范武子解穀梁傳莊十八年引玉藻天子元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誤作王制郭景純注爾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誤作行或尼之引易鞏用黃牛之革固志也誤以革遯二爻合爲一傳韋昭國語注公父文伯毋賦綠衣之三章誤引四章高誘淮南子注引詩鼉鼓逢逢誤作鼉鼓洋洋孔穎達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孟子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誤作伊尹聖人之和者也蘇軾書傳伊訓引孟子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誤作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游朱震易傳井大象引詩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誤作知我者謂我劬勞趙汝楳易輯聞蹇大象引孟子我必不仁我必無禮誤作我必不仁不義朱元晦中

庸章句引詩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誤作至於大王詩集傳閔予小子引楚辭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誤作三公揖讓

麻沙板

老學庵筆記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爲金坤又爲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至簾前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板若監本則坤爲釜也教授惶恐謝

大清律

查浦輯聞大清律率依明律如云依大誥減等則明初有大誥 國朝未嘗有大誥宜改正

續文獻通考之誤

續文獻通考藝文載及琵琶記水滸傳謬甚宗室鄭越襄荆淮滕梁衞八王並仁宗昭皇帝子而曰成祖子其誤尤甚

中山狼傳

靜志居詩話中山狼小説乃東田馬中錫所作（孤樸續編爲宋謝良所著）今載其集中世傳以訾獻吉者數其負德涵考之康李未嘗隙未黃才伯有讀見素救空同奏疏詩云憐才不是雲莊老愁殺中山獵後狼然則當日所訾乃負見素耳見素林尙書名俊字待用莆田人

高力士詩

七修類稿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

終不改此詩見高適集中唐詩紀事又入於高力士下以力士無集因一高字誤入殊不知力士曾貶永州五溪其地也況段柯古敘力士事證亦有詠薺之作高適但往還于山陝四川未嘗至湖湘間此必力士之詩無疑達夫集中收者反爲高字傳訛也且適集斥作薺題既詠薺又可復云但力士集中終作都此或適集終字倘是也

迴波詞誤

日知錄劉肅大唐新語中宗宴興慶池侍宴者並唱迴波詞給事中李景伯歌曰迴波詞持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首二句三言下三句

六言蓋廻波詞體也今通鑑作廻波爾時酒卮恐傳寫之誤

李白姑蘇十詠之僞

讀書質疑姑蘇十詠乃姑蘇溪丹陽湖謝公宅陵歊臺桓公井慈姥竹望夫山牛渚磯靈虛山天門山是也其詩相傳爲太白所作淺近纖俗不類李白乃李赤詩也柳子厚李赤傳云李赤江湖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後爲鬼所惑卒死於厠

易無周公

本義云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此說非也易無周公楊雄解難魏伯陽參同契

劉勰文心雕龍可證蓋卦之六爻亦文王所繫之辭也如上下皆乾則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如水雷屯則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此孔子大象傳也六爻如潛龍勿用爲文王之辭孔子則以陽在下也釋之如盤桓爲文王之辭孔子則以志行正也釋之此小象傳也全與周公無涉

班固漢書云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以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也與周公絕無干涉故繫辭傳累舉庖犧文王而略不及周公楊子雲曰伏羲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班揚去古未遠較世儒

所傳當得其實

萬厤問慈谿傳文兆著有義經十一翼曰太初易古周易玩辭篇觀變篇觀象篇玩占篇大與舉子業不同而推明古易次序上下二篇十翼十篇將三聖易學闡明深切及漢儒費直亂易根因剖辨無餘蘊且力主文王作爻辭之說絕與周公無干蓋謂揚雄魏伯陽劉勰俱直言文王伏羲原無一字及周公兩漢及梁去古未遠所見不差而周公繫爻之說但始於唐孔穎達附會未便可信也

鷟鞶帖

東觀餘論鷟鞶帖前輩謂大令眞筆僕觀此帖詞云崇

虛劉道士鶩羣按崇虛館乃宋明帝太始四年建子敬晉人相去五十餘年何得已稱之其僞可無疑

筆陣圖

天祿識餘筆陣圖乃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今陝西刻石李後主書也以爲羲之誤矣

草書心經

丹鉛總錄草書心經乃唐駙馬鄭萬鈞所書張說有序見唐文粹今陝西碑林有此石刻或以爲右軍書非也

書評

賓退錄梁武帝命袁昂作書評其答敕曰奉敕遣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遂臣斟酌是非

謹品字法如前今淳化法帖第五卷智永書此一段謂
梁武帝評書中興館閣書目亦然誤也